



上 册

遗失的笔记·····	冯 昭(1)
天堂鸟·····	孙瑞雪(3)
爱情漂流瓶·····	翁 成(9)
要是没有开始该多好 ·····	唐建旺(13)
花季故事 ·····	梁芳玲(15)
第三棵丁香树 ·····	妍 玫(20)
玫瑰盛开的季节 ·····	李 敏(23)
蓝天和白云的童话 ·····	铁海生(27)
折翅的天使 ·····	冰 凌(35)
发霉的爱情 ·····	徐军丽(41)
褪色的冬天 ·····	闵小艳(45)

爱情可否多选	婉 蕾(48)
风花雪月的故事	孙瑞雪(51)
来生缘	于 薇(55)
半生缘牵一世情	小 奇(58)
爱情七里香	曹晓岚(62)
永远的红手帕	高松柏(66)
那罐八宝粥	青 仪(69)
我的爱情是这样	荷 露(72)
爱上“坏”女孩	云 雁(74)
雨中情	林冬梅(78)
思念是一种绝症	萧 雅(82)
我如此的记忆	于 琳(89)
鲜红的水晶玫瑰	李 彤(91)
两个人的车站	杨玻琪(95)
爱上一个死去的人	隽 兰(9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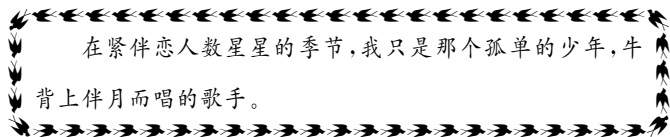
长发为君留·····	夏 兰(102)
黑咖啡之恋·····	李 艳(106)
四季的味道·····	阿 黛(109)
起风了,我又想起了他 ·····	高瑶芳(114)

下 册

清 水·····	佟 雅(117)
错 觉·····	贾梅心(120)
爱情玫瑰·····	如 锦(126)
终于没有错过他·····	余 静(130)
我是一个傻博士·····	翦矛戈(135)
27 封空白情书 ·····	李 彤(142)
他和她·····	杨 宇(148)
这段光阴别忘记·····	赵 敏(150)
远方的蝴蝶·····	余慕川(154)
一杯柠檬茶的记忆·····	宣 宣(163)
初恋萨拉·····	佚 名(166)

美丽的吻·····	吴桂玲(169)
那一刻,读你的清纯如水·····	宏 子(171)
因为感激,我们彼此追忆·····	杨 军(175)
穿越时光的真情·····	伟 民(178)
鹿港没有月牙儿·····	一 月(182)
午夜电话·····	雨 辰(185)
花 祭·····	张春刚(188)
缘分的天空·····	艾 雪(194)
不是一般地笨哪·····	叶倾城(197)
淡淡的雨季·····	雨 琪(200)
我的第一次约会·····	周 溢(202)
手指不是月亮·····	李砚秋(204)
因为牵了你的手·····	张丽红(208)
我曾经想去流浪·····	彭君堂(211)
雨季情未了·····	LEAF(214)

憔悴一方秋水·····	阿 斌(216)
春情琐忆·····	刘文龙(219)
相拥一夜·····	林 平(223)
温 暖·····	佚名(225)
那年夏天的周末·····	小 虫(227)
花草芳邻·····	陈 吉(230)
听 风·····	王锦玉(233)
投影波心·····	晓 韶(235)
春夜漫步·····	万 颖(238)
又想起了那一天·····	高 雪(241)
雪的召唤·····	李健昌(245)



在紧伴恋人数量星星的季节，我只是那个孤单的少年，牛背上伴月而唱的歌手。



遗失的笔记

◆ 冯 昭

生命的轮回，原本是以苦痛为代价的啊！在苍凉逐渐退守，临近阳光的日子，候鸟衔着黑夜飞过姐妹的田垄，重建家园。而孤独的思想者面对一豆灯火，该如何焚尽一生的困惑？那个少年孤单极了！当大地呈现在他面前时，竟不敢完全接受。

早春二月，风筝高傲地游弋于鹰的庭院；我们像一个个怀旧的老人，面容端庄，目光浑黄，安静地坐着。须知早春是新生命的开始，亦是残冬的回响。

夜色伸手即触。无名的伤感与倦怠疯长，无缘无故。谁听到一个北中国的声音：一个穷少年的梦有多高啊，它比所有的星辰高，比躁动青春里的传说还要高远！凡·高的孤独是向日葵的疯狂，海明威的孤独是大海的向往；我迂回于曲折的走廊上，角落里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世界先是变丑，然后熄灭。”

我坚信在黑夜里写诗的人，将会看到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，于





是，我携一双黑色的眼睛步入杜公的书房，启封一些陈年的诗句。
这是四月，杏花村已是淫雨绵绵，惟有哭不出泪痕的纪念碑和我一道，冷冷地站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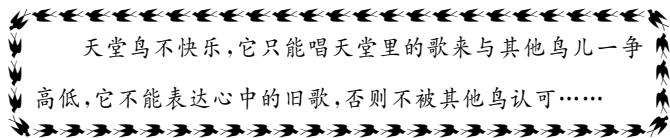
十月的草庐可是家，伫立旷野的树可是亲人？田野在守望的距离之内亘古地苍茫；瘦瘦的吟哦者已是最后的守望者，千帆过尽之后，他整理行囊，踏上了时间的马车。乡村的炊烟安详千年的古风，而浣纱的姑娘是谁家的女子，潺潺水声惊醒谁千年的噩梦。

缄默的泥土孕育出缄默的丁香。馨香从地下钻出。

都市的霓虹消融了月光，月光铺满今夜的村庄。

在紧伴恋人数星星的季节，我只是那个孤单的少年，牛背上的歌手。今夜，我的笛声比月光还要轻。





天堂鸟不快乐,它只能唱天堂里的歌来与其他鸟儿一争
高低,它不能表达心中的旧歌,否则不被其他鸟认可……



天 堂 鸟

◆ 孙瑞雪

我从来没怀疑过天在上,地在下,即使到了地球的另一端。

你笑着说:“懂得对偶么?‘天上’对什么?”

我脱口而出:“地下。”

“错,是‘人间’。”

于是,我想起了“落花流水春去也,天上人间”。

天上的月亮很丰盈,有杨贵妃的风韵。

夜深人静了,连嫦娥都睡了,只有我俩在畅谈。你还记得吗
——我们的宿舍有一个大阳台,很宽敞,阳台面对着空旷的操场,
操场里有一盏孤灯,孤灯上方有一轮满月……

“我渴了!”我发号施令。

你进屋端了一杯白开水出来,不满地在我面前一晃,“给你喝,
烫死你!”

哈,冰凉。我知道。你那一本正经的表情告诉了我,这是你的



一贯作风,为了增加些趣味。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咂摸了一口,然后看你肆无忌惮地大笑。我掐你的鼻子捏你的耳朵,笑着闹着,直到楼长不得已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来对我们严重警告。

水没味儿,我索性撕下一块橘子皮扔进杯子。杯子是磨砂的,朦朦胧胧,挺美。一叶橘红色的小舟悠悠飘着,一会儿水变成了浅黄色。味道不是特别好,但整体组合赏心悦目。我不舍得破坏我的作品,把它放在阳台上,让它盈满月光。

我随口吟了一句“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”,却不知触动了你哪根神经,你抓起那杯子,咕咚咕咚喝个精光,还恶狠狠地把橘子皮也嚼碎了咽下。

“天上是何年?可我们还得面对九七年的高考!”

“就为这个破坏了我的杰作?努努力,几个月很快就会过去了。上了大学可真是到了天堂。”

你笑了,又是大笑。笑我太天真幼稚?这种没头没脑的大笑对你来说太平常了。只记得你说:“让我们一起为天堂努力吧。”

于是,深夜有了你我相伴挑灯苦读的身影。我们有着同一个目标,虽然没有说明过,但彼此都能感觉到。果然,第一志愿我们报了同一所大学,不同的是乐观自信的你第一志愿下全是空白,而我却是几夜的“深思熟虑”才提笔落定的。

虽然临近高考,但每天过得充实快乐。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,我们约好上大学后还住一个宿舍,每晚看月亮,喝“滚烫”的凉





白开……

很快，你踏上了北去的列车，可我还在等我的通知书。你去了“天堂”，周围的人称你为“天之骄子”。

伴着你的第一封信，我的通知书也到了。你的粉红色的信封中是飘着淡香的信纸，信纸上浅浅地印着那所名校的湖光塔影。信中似有丝丝愧疚，好像是你的竞争才使我名落孙山。记得那时你曾坦率地半开玩笑说：“哦，两人报同一所名校，很残酷哦？”我不在乎，否则怎么能一起嬉闹欢笑看月亮？我现在也不在乎，我的学校是专科，但是是中文系，我想这足够了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捧着两个信封哭了一夜。

你的每封信都让我欢欣鼓舞，字里行间总让我回忆起你极富个性的笑脸。我感觉你一定很开心，朝气蓬勃。说实话，好羡慕你。

庄严美丽的冬季悄然而至，你的信似乎也被冻结了，偶见一封，却少了昔日的调侃，太多太多的“书面语”，使信显得肃杀，使我的心沉重。真的没有了默契？难道这就是“天”、“地”之别。

寒假前你寄来一张照片，花园似的校园。生机盎然。你，在丛中笑。我的校园自然相形见绌，她只有一个小花坛，但我喜欢的“勿忘我。”

寒假一面，匆匆又匆匆，你忙着要去社会实践。仅有的一面却让我感受颇深。你没有了那种纵情的大笑，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嘴



角的浅浅的微笑，整个人像被浓缩了，在我看来很有“分量”。话语也被浓缩了，以至于我说了一大堆话，最后总结说“你长大了”时，你仅微笑着吐出两个字：“是吗？”

你从不提你的学校、你的同学、老师、你的学习情况，我知道我怕给我太大刺激。但我的心里却阵阵发紧，多年的知己了现在才知道你竟一点也不了解我。我的心一直在漂泊，我知道你的大学才是我心最后的港湾。我只好把话题由学习转向生活。“谈谈你半年的生活吧。”你双手拢了拢飘飘长发，莞尔一笑，淡淡地说：“还不错。”如此而已，如此而已！你的简洁简直让我受不了。你回避的眼神是对我最大的刺激。

那期待已久的一面如此尴尬地印入我的脑海，你的缄默与回避让我哭不得，笑不得，严肃不得，又活泼不得。我的心似被镂空了，那是凄美么？为了缩小“天”与“地”的距离，我尽可能广地涉猎各种书籍，以期待暑假能共同切磋一些“学术”问题。

.....

夏夜的星空真实而美丽，露天的冷饮座中，我俩并排坐着，我端了一杯柠檬水给你，你说谢谢，然后小心地喝着。然而我想到的却是那夜你一饮而尽的情景。

你突然说：“在这个千篇一律的时代，我无法辨认我自己，我不相信我能认识我自己，虽然苏——”忽然，你停住了，因为我们四目相对，你有些不知所措，“虽然，虽然有人让这样做。”我说：“是苏格



拉底吧？”你换了种眼神望着我，“哦，对，我原以为你……”

我很难过，我早就觉察你一直怕我“不懂”而避谈“深奥”，但是你的层层掩饰把我的伤口层层剥开，你的“用心良苦”却使我压抑难耐，我不需要你怜悯的目光和有意识地保护，我需要一个开诚布公、畅所欲言的你。我知道苏格拉底，我知道柏拉图，我知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……我也想作天堂鸟，你得给我梯子……

我把心里话一古脑儿说出来，我的话可能把你吓了一跳，我们半天默不作声。我的眼睛盯着你的手，因为它在颤抖，包括握着的盛有柠檬水的杯子和杯子里的柠檬水，还有你的心。然而我的心异常平静，因为我终于说出了压了一年的话。当我把目光移至你清秀的脸庞时，我分明看到你的眼中默默爬出两行清泪。

你变了声调，很激动地按着我的胳膊说：“天堂鸟不快乐，它只能唱天堂里的歌来与其他鸟儿一争高低，它不能表达心中的旧歌，否则不被其他鸟认可……”

我不明白你这番晦涩的话：“这也是天堂里的歌吗？”

终于，你封闭了一年的心扉缓缓打开，你抛掉了“天之骄子”的重负，把一年的烦恼统统倾吐出来：学习上的竞争，“初级阶段”的民主，人际关系的冷漠……未了，你说了一句：“知道吗——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”

我的泪也夺眶了。总抱怨身为知己的你却不知我，原来我更不了解你，原来我是幸福的，周围有那么多可亲可爱的同学，有温



暖的巢……一时间我觉得我们两颗心又靠得好近好近，我找回了那个真实的你，我注视着你，竟无语，只在心里说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我相信你能感觉得到我心之灵犀，我们一直有默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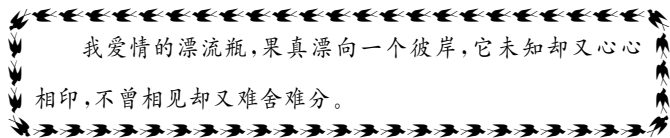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你擦掉腮边的泪珠，抓起那杯柠檬水一口气喝个精光。

呵，久违了的动作。你深深地舒了口气说：“有点酸。”

我说：“早点说，我会给你加糖。”

你笑了，久违了的笑，不矜持，天真烂漫。





我爱情的漂流瓶,果真漂向一个彼岸,它未知却又心心
相印,不曾相见却又难舍难分。



爱情漂流瓶

◆ 翁 成

高中的时候,学校有一红一白两幢教学楼。高三那年,坐在白楼教室的窗口,隔着一排挺拔的白杨,每天,我都能看到红楼的那位女生。她托着腮,一副痴痴的样子。

一个春日的午后,阳光暖暖地斜射在那女孩敞开的窗棂上。红色的墙砖如天然古老的画框,青青的爬藤蜿蜒绣在画框上,衬得窗里的女孩如一幅天作的油画。在那个柳絮纷飞的下午,我年少的心怦然而动。

高考踏着蝉的鸣声越来越近。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时,被打乱班次的同学捏着准考证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找考场。我先进了对面的那幢红楼,然后找到考场坐下,抬起头,发现身边的窗子正对着对面白楼我的窗口。

抽屉里有一个没有收走的作业本,上面写着一个名字——乔玉。



乔玉的名字就这样牢牢地记住了：临去上大学的时候，跑去看榜，乔玉的名字竟在我名字上面不远的地方，是西安的一所学校。

在哈尔滨上学，坐在四楼教室临窗向下望着空空旷旷的操场，突然间心里像漫了雾一样填满了那个叫乔玉的名字。

我一遍遍地在纸上写乔玉的名字，字写满了纸。拿起笔给乔玉写信，正是大二的秋天。两年前一个男孩子于红楼白楼间的无声凝望浸了淡淡的秋气，封在一个洁白的信封里。查了邮编，写上记忆里的红榜上的学校与系别，信就这样寄出去了。

按常理这信是很难收到的，我的心却从此宁静下来。我对自己说：就算给那个美丽的小岛放出一只漂流瓶吧，老天会给它安排一个彼岸的。

圣诞节，天空飘起了漫天的雪。我正站在桌上指挥大家挂联欢会的彩花，下面有人用东西打我的手。接过来，是信，陌生娟秀的字体来自西安。

“如果不是新年我们给收发室大扫除，如果不是我莫名其妙地去翻那堆旧报纸，”乔玉说，“我永远不会看到你的信了。”

我的信在收发室里沉睡了两个月后，竟被乔玉自己翻了出来，这是不是天的杰作？

我开始与乔玉通信。乔玉的信写得整整齐齐，像写字帖一样的信一次比一次厚。她像一个拎着裙裾过河的小女孩，小心翼翼却又十分自信地步入我们营造的浪漫纯真的氛围里。那些日子，



等信成了我们生活中新的内容。在一封信的末尾我告诉她明天我必须去砍一棵树了。

“为什么要去砍树？”她来信问。

“修理收发室被我踏破的门槛。”我说。

寒假中乔玉因去美国探望在那边工作的父亲没有回家，于是我热盼的寒假变得漫长而冷清。大年初一我自己骑车在街上瞎逛，突然想起旧校里的红白两幢楼，于是就拐过去看看它们。

红楼与白楼之间落了厚厚的雪，校园静静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从我的窗口走到乔玉的窗口，一步步量下来，两楼之间不过 20 步。20 步的距离，心与心却需要走两年。

寒假归来，一到学校便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信，鼓鼓的，拆开是一对蜡刻的粉色的心：乔玉问：可不可以寄一张你的 Ph. t. (照片)？

寄去一张系足球队的合影让她猜。

“第一排中间那个！”她回信准确地说，“原来你就是高中校队的那个锋利的左前锋！”

春春夏夏一天天走掉了，暑假在白杨的浓荫里渐渐逼近。

六月的一个周末，去林大看一位老乡。一进他们寝室，“轰轰”的一片笑声溅起来，有人喊“义束一个”。定睛一看，男男女女满屋快乐的老乡。一眼就看见红楼窗口那个女孩子，胖了，但认得。愣了半天，指着她：“乔……玉……”两个字轻轻出了口。



“她哪叫乔五，”一个老乡说，“她叫何芳。”“乔玉考去西安了，”那个叫何芳的女孩子笑笑说，“高中时我们一直同桌。”

脑子突然乱乱的，然后有件事情渐渐明白：记忆中那个红楼窗口的女孩是何芳。那个乔玉，我没见过。

我爱上了我从未见过的女孩子！

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，就像浓雾里紧握一个人温暖的手，却辨不清她的面容。我爱情的漂流瓶，果真漂向一个彼岸，它未知却又心心相印，不曾相见却又难舍难分。

七月一个雨后的下午，在湿湿的空里，我拿着一封信来到那个深深的胡同，站在信上说的红色的木门前。默立许久，我轻轻叩响了门……

后来，乔玉问我：“那天我开门时，你为什么一副吃惊的样子？”

任何人都会吃惊的，如果他知道过程，如果阴差阳错之后，他面前站着一个修长可貌若天仙的美丽少女。

“我吃惊于天的安排。”我笑着对乔玉说。